

清末四大奇案

周楞伽 著

7.5
3

清末四大奇案

周楞伽 著



清末四大奇案

周楞伽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·8.25印张174千字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39 定价：1.20元

印数：000001—300000册

出版说明

这是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，写清朝末年轰动当时社会的四大奇案。

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，即同治、光绪之交，曾发生四起案件：张汶祥刺马案；杨月楼诱拐卷逃案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；杀子报案，俗称清末四大奇案。说“奇案”，毋宁说是在那黑暗恐怖的封建社会，反动统治阶级贪赃枉法、官官相护、刑讯逼供、草菅人命而造成的一桩桩冤案。其中除杨月楼案因梨园行中回护，余皆搬上舞台。至清末民初，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要求，一度形成竞演类似时事新剧的高潮。

作者鉴于“四大奇案”中的杀子报案，内容秽褻残忍，不宜过分渲染，另撰写了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的太原奇案。这个案件，案情复杂，过程曲折，加上作者巧妙的故事组织、细腻的艺术描写，情节发展跌宕起伏，颇引人入胜。

14588 / 12

目 次

太原奇案.....	(1)
张汶祥刺马.....	(105)
名优奇冤.....	(130)
杨乃武与小白菜.....	(165)

太原奇案

一

清朝道光年间，太原府有一个富翁张麟池，家资巨万，人称张百万。他虽然富有，但生平却有一桩憾事，就是没有儿子，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大的叫金姑，小的叫玉姑。这两姊妹虽是一母所生，性格却完全相反：金姑飞扬佚荡，未嫁前就喜欢倚门卖俏，搔首弄姿，招蜂引蝶；玉姑却幽娴贞静，脚不出户，日常只是在家读书刺绣，消遣光阴。

封建社会盛行早婚，女子一到十五六岁，就有人来作媒，何况是全城首屈一指的巨富张百万，谁不想攀这门亲事，人财两得？所以金姑、玉姑两姊妹都很早就许配了人家。张百万是个商人，要求门当户对，两个女儿许配的人家不用说也都是城中商贾之家。不过同是商人，其中也不无区别，金姑嫁的丈夫李东波，父亲李朴非是个开当铺的，一向以重利盘剥出名，人家给他起了个别号叫李剥皮；金姑嫁后不久，丈夫就害癆病死了。李剥皮算盘打得精，嫌寡媳在家要多吃他一口饭，叫她搬出去另外租屋住，每月贴她少许生活费；金姑本来不安于室，嫌在夫家行动不能自由，倒也正中下怀，仗着父亲有钱，自己也会女红针黹，生活勉强可以过得去，也有人说她是私门头，总之名声不大好听。玉姑还没有出嫁，未婚夫曹文璜原来出身书香门第，父亲曹世绩中过一第秀才，

因为屡次投考乡试不中式，这才弃儒经商，从事书画古玩文物买卖。太原虽是北方重镇，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发祥于晋阳，但人民重武轻文，历来是虎斗龙争之地，而非声华文物之邦，因此营业清淡，家道日渐中落。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事，听说广州繁华甲天下，是番舶聚集的所在，很多外国人不惜重价，购买中国古董书画，便收歇了店铺，摒挡所有，携了儿子前往南方，起程前特地来向亲家张百万辞行。张百万素来嫌贫爱富，见曹家日渐破落，正后悔当初不该订这门亲事，当下表面上说了些祝贺一路顺风、利市百倍的客套话，暗中却动了悔婚的念头。他们在堂前叙话时，自有快嘴丫环去报告了玉姑，并强挽她到屏门后来偷看。玉姑见自己的未婚夫曹文璜眉清目秀，文质彬彬，不觉芳心暗许，但想到未谐百年鸳偶，先有万里鹏行，又不免惜别伤心，偷弹珠泪。

曹家父子一去三年，音信全无。玉姑已快要二十岁，旧社会婚嫁早，女子过了二十岁，就成为老小姐，无人肯要。因此张百万十分着急，四处打听，无奈当时还没有报纸这种传递消息的工具。虽然京师也有一种邸报，但上面所登载的全是上谕、宫门抄、刑部审决重要案件、官吏的任免升迁，至于各地方的情况，则完全没有。过了许久，才道听途说，广东赌风厉害，曹家父子赌输了钱，已经倾家荡产，无法回乡。张百万把这消息告诉玉姑，乘机劝女改嫁。玉姑不信，道：“曹家父子都是本分生意人，哪会赌钱，一定是谣言。就算真有这事，孩儿已经许配给曹家，女子从一而终，岂有改嫁的道理？”张百万已决计悔婚，再三劝说，见女儿执意不从，不禁发狠道：“这穷鬼眼见得流落他乡，无法回来了。你今年已经二十岁，再不改嫁，将来嫁不出去，难道要

我养你一辈子不成？”玉姑毅然道：“女儿已许配曹郎，生是曹家人，死是曹家鬼，要我改嫁，万万不能。如果曹郎不能回来，女儿情愿削发为尼，到庙里去修行，决不要爹爹养我。”张百万见女儿烈性，不敢再逼，但仍念念不忘悔婚，暗中托媒代玉姑另找对象。后来道路传来消息越坏，竟说曹家父子已经客死广州。张百万这时再也不犹豫了，他知道女儿绝不肯改嫁，逼也无用，决计不通知女儿，自己作主。鉴于当初许婚曹家之失，觉得商贾之家也不完全可靠，还是找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子弟，可使女儿终身有托。太原城里有一个大地主姚半城，家有良田千亩，儿子姚思孝还没有结婚，便央媒去说合。姚家也知道玉姑美貌，张百万又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巨富，门当户对，一说便允，少不得问名纳采，下盘行聘，聘礼的丰盛，使旁观者都为之咋舌。张百万满心欢喜，哪顾得一个女儿吃了两家茶。

二

玉姑虽然深处闺中，对外间消息不大灵通，但姊姊金姑常回娘家串门，和她闲谈，传播一些小道新闻，曹家父子客死广州的传说，也通过姊姊的嘴传到她耳朵里。她对曹家父子因赌破产的谣言完全不信，因为她曾在屏门后偷看过曹文璜一面，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婿绝对不是赌徒一流。但对曹家父子客死的传说却不能不信，因为三年来音信全无，一定凶多吉少，于是摒除铅华，淡妆素服，为未婚夫穿起孝来。张百万看在眼里，好生气恼。他瞒着女儿私下把她另配姚家，恐日久生变，早已约好订婚后半月即行迎娶，这时正为玉姑预

省红裙绣袄，想不到她竟不穿红而穿白，好不晦气！但也无奈她何，只好暗中准备嫁妆，临期不管她肯不肯，来个霸王硬上马，强行给她换穿吉服，塞进花轿。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张百万虽想瞒过女儿，但是旧式婚礼中的下盘行聘是何等事，彩礼送到张家，众目昭彰，怎能瞒得住？当下自有丫环仆妇来报告小姐。玉姑正因传闻夫婿死亡，悲痛欲绝，听到这消息，止不住又急又气，痛恨父亲无良，把一女许配两家。好在做孝服时衣料还有多余，便把三尺白布裁成长带，准备在姚家前来迎娶的当天悬梁自尽，身殉未婚夫婿，使喜事变成丧事。

正当父女俩各怀各的心思，互不通气，距离姚家迎娶的婚期已经只有三天时，忽然有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，风尘仆仆地进门来见张百万，口称“岳父”。张百万不禁大吃一惊，来者非别个，正是谣传已经客死广州的女婿曹文璜。忙问：“你怎么到这时才回来？令尊呢？”曹文璜垂泪道：“已经过世了！”张百万道：“怎么死的？是不是因为赌输了钱，没有法子，自杀的？”曹文璜道：“没有这事，先父是秀才出身，小婿也知书识礼，哪会赌钱？这次实在是因为吃了官司，原来收进的书画中有一部分是假货，卖给洋商，被人识破，告在番禺县衙门，县官惧怕洋人，除了勒令赔偿原价外，还处了一笔很重的罚款，弄得倾家荡产还不够抵偿。先父忧急成病，竟致不起。小婿勉强措办丧事，间关万里，一路卖文鬻字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乡，特来投奔岳父，请求救济，把亡父的棺木从广州运回原籍，葬入祖坟，永世不忘大德！”张百万暗想：“原来这穷鬼果然遭了横事，亏得我有见识，把玉姑另外许配给姚家，要不然，岂不害了她一世！”

可现在姚家就要来迎娶，这穷鬼却突然地跑了来，半路里杀出程咬金，一个女儿怎嫁得两个女婿？要把这穷鬼赶出去，不但外面说起来名声不大好听，而且要是给姚家知道了，婚事说不定会发生波折，怎么办？”正在筹思无计，曹文璜见张家挂灯结彩，心里疑惑，问道：“府上现在有什么喜事？”张百万无法应对，默然不语，半晌才勉强说道：“你远来辛苦，暂且在右边耳房里休息，诸事从长计议。”心里却苦思冥想怎样打发这穷鬼出门。

玉姑虽然脚不出户，但家里事情不会不知道，堂前悬灯结彩，这种婚嫁的气氛刺痛了她的芳心，由于张百万严诫全家上下，守口如瓶，连丫环仆妇也都不知迎娶在何日，所以玉姑要想把喜期变成死期是办不到的，她决定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免得事到临头想自缢也来不及。就在曹文璜投奔岳家的当晚，她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白布带，打算遣散侍婢，闭门自尽。忽然丫环秀香笑嘻嘻地跑进房来说：“恭喜小姐，姑爷来了！”

这秀香是玉姑最钟爱的贴身侍婢，平素聪明伶俐，善伺人意，一向反对张百万把小姐改嫁，和玉姑一条心。玉姑还当她说的姑爷是父亲瞒着她另配的姚家那个，不禁柳眉倒竖，杏眼含嗔，怒喝道：“连你也变了！什么姑爷？那姓姚的是我爹硬给我作主胡乱许配的，你怎么也承认他是姑爷！讨打！”秀香仍旧笑得合不拢嘴，说道：“不是姚家的那个，是曹家姑爷从广州回来了。”玉姑早以为自己夫婿已经客死他乡，听了这话，出于意外，猛然一喜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秀香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曹家姑爷前几年到广州去时曾到这里来过，那时我和小姐都在屏门背后偷

看，认得千真万确，怎会有假？”玉姑合掌道：“谢天谢地！他居然活着回来了！”猛可里从枕边拿出暗藏了多时的白布带，就梳妆台上取过一把剪刀来，剪作寸寸断，笑道：“现在用不着你了。”

秀香在旁看得真切，这才知道小姐原来早怀死志，情愿从一而终，绝不改嫁他人，不觉暗中起敬，忍不住提醒她道：

“小姐且慢高兴，老爷虽然瞞得铁桶也似，不把小姐改嫁的日期告诉人，可是丫头却听得他今天吩咐当差赵贵，到南门聚丰园去定一桌上等酒席，约好后天中午送来，大概是款待新女婿的，看来姚家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了。小姐，你说怎么办？”玉姑呆了一呆道：“你可知道老爷是怎样安排曹家姑爷的？”秀香道：“丫头只听得老爷叫曹家姑爷暂且在右面耳房里安歇，不知道作什么打算。”玉姑跌坐在椅子上，一时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秀香附着她的耳朵道：“小姐，你要趁早拿定主意，老爷嫌贫爱富是出名的，曹家姑爷现在死了父亲，一贫如洗，单身来投奔老爷，两个女婿额角头碰额角头，碰在一起，老爷不能把一个小姐嫁两个女婿，总要除掉一个，就怕他暗中对曹家姑爷下毒手，到那时小姐空欢喜一场，少不得又要寻死觅活了！”玉姑虽是深闺弱质，却颇有见识，听了秀香的话，忍不住锉了锉银牙，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抛头露面，越礼犯禁了。想当初卓文君私奔相如，她和相如并非先有夫妻名分；现在我已许配曹郎，实逼处此，事出无奈，未婚夫妻见上一面。也算不得荡检逾闲。秀香，今晚夜深无人时，你陪我同到右耳房去会曹家姑爷一面。”秀香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好了，何必我陪？”玉姑嗔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一个千金小

姐，岂能自己去找男人搭话？少不得要你先去通报一声，说明情由，我才好去见他。”秀香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还是小姐想得周到，丫头理应帮忙。”

三

晚饭过后，玉姑捋挡行装，把历年私蓄细软打了个包裹，等到夜深人静，这才同秀香悄悄出了闺房，穿过厅堂，来到右面耳房。见耳房里的灯火还亮着，便示意秀香前去打话。

秀香生性慧黠，知道虽然时已夜深，但难保还有下人们没有睡着，惟恐惊醒他们，所以并不上前敲门，只在纸窗上轻轻弹了两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姑爷，快开门，我们小姐来了。”

曹文璜正因日间看见张家挂灯结彩，情形蹊跷，岳父说话时变貌变色，言语支吾，心中疑虑不定，不知这次万里归来投亲，前途究将得到何种结果，思潮起伏，无心入睡。忽然听得窗外人声，不觉吃了一惊。从那人叫他“姑爷”这一点上，知道必是张家的婢女，又听她说“小姐来了”，不觉触动了书呆子气，正色说道：“小姐怎么可以半夜来此，小可虽然出身商家，也是书香一脉，平素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我们既已订有婚约，洞房花烛，自可相见，何争在这一时？越礼犯分的事，小可决计不做。小姐请赶快回去，如果给旁人知道，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大好听！小可头可断，此门决不能开。”

玉姑听了曹文璜的话，觉得他这人真是个至诚君子，心中暗暗敬重，不过见他这样的紧急关头，还蒙在鼓里，说

着这样迂腐斯文的话，不免有些焦躁。她虽然是个闺阁千金，平素以礼自持，从不和男人搭话，这时为了情急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于是走上前去，隔着门缝说：“曹郎，你是知书识礼的君子，小妹难道就是荡检逾闲的淫娃？我素来不出闺房一步，现在实因情急无奈，不得不趁这夜深人静之时，冒耻前来和你商量。你知道堂前张灯结彩是什么缘故？我父亲嫌贫爱富，说你死在广州，再三逼我改嫁，小妹不从，他私下把我另外许配给了姚家，后天就要来迎娶，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你还当我是私奔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话犹未了，房门“呀”的一声轻轻打了开来，曹文璜迎门一揖道：“小可万里远来，不知道有这种曲折情节，刚才错怪了小姐，还望恕罪！”玉姑含羞不语。秀香指着玉姑身上的孝服说道：“姑爷，你刚才的话实在太对不住我们小姐了！你把我们小姐当做什么样的人？她听外面谣传说你死了，到现在还代你穿着孝！你要不是早来一步，恐怕她连命都没有了，原来她还私下藏着一条白布带，准备在姚家来迎亲时，上吊自杀哩！”曹文璜忍不住深深一躬到地，道歉说：“小可不知小姐如此三贞九烈，实在该死！”

两下施礼已毕，彼此落座。秀香见此，早把房门关上，将身靠在门上。玉姑早在几年前就在屏门后见过曹文璜一面，所以并不正眼觑他；曹文璜却还是第一次和她相会，见她天姿国色，端庄秀丽，私心窃喜，但一想到佳人恐要属沙吒利^①，又不禁愁肠百结。寻思无计，只好皱眉问道：“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玉姑道：“老父无良，把小妹另配别

① 沙吒利——唐朝蕃将，曾夺诗人韩翃爱姬柳氏。

姓，女子从一而终，决无改嫁之理。幸亏曹郎不迟不早恰巧在今天到来，这是天可怜见，完成小妹的志愿。现在事势急迫，更无两全之道，我们两人只有一同逃往他乡外县，另谋生计。”曹文璜现出为难的神气，摇头道：“小姐太不明白小可的境况了！小可这次万里投亲，非同容易，一路上卖文鬻字，好象乞丐一样，才得勉强到此。现在囊无分文，再要外逃，这笔旅费从哪里来？”玉姑含笑把手里的包裹向曹文璜眼前一晃道：“小妹略有私蓄，这包裹里的东西，足够作路上的盘川，不要说千里路程不在话下，就是同你到广州去也不难。”曹文璜道：“话虽这样说，但小可现在穷困非凡，连自己一个人饷口都顾不周全，哪里还养得起小姐？既为夫妻，就得百年偕老，终身厮守，永不分离；来日方长，如果我永远这样穷困下去，岂不连累了小姐？”玉姑道：“曹郎不必担忧，男子汉岂有长期穷困的道理？就算以后真的没有出头日子，小妹也甘居贫贱，决不后悔。为今之计，我们也不必逃得太远，不妨就在附近州县找个地方落脚，把我这包裹中所有的财物变卖了，开爿小店，暂时度日。从前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逃出去后，不是也曾开过小店，文君当垆卖酒，相如亲自在街心洗碗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的才学虽不及司马相如，但也不是胸无点墨的人，何必为前途担忧？”曹文璜还在踌躇不决，拿不定主意，秀香在一旁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姑爷怎么这样胆小？也没见过你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！小姐的话句句在理，你们逃出去决不会饿死，再要三心二意，在这里呆下去，到姚家的花轿一来，逃也逃不脱，小姐是不肯改嫁的，少不得又要上吊自杀，你也只好做一世孤老了。”曹文璜经她这样一说，果然被说动了心，但仍旧不无

顾虑地说：“现在已经夜深，恐怕路上碰着巡逻的，反为不美，还是等天亮了再说罢！”秀香忍不住“噗哧”一声笑出来道：“你真是书呆子！天一亮，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起来了，哪里还容你逃？”曹文璜终于下了决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走罢！小可身无长物，要走就走，就怕小姐小脚伶仃，走不动长路！”玉姑毅然道：“只要能够逃出这虎穴龙潭，任凭什么困难我都无所畏惧，何况有你在身边，更平添了我十分勇气，还怕什么？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把眼瞟了一下秀香道：“我实在舍不得这丫头！我们名虽主婢，情同姊妹，抛下她走，不但我心里割舍不下，还怕她难免要受老父责打，认为我们逃走必是她从中穿针引线，叫我怎能放心！曹郎，我和你商量，我们能不能带着她同走？”曹文璜皱眉道：“单是我们两人同逃，路上还恐惹人注意，如果再带上她，更加招眼了。万万使不得！”玉姑还待开口，秀香已抢着说道：“小姐，你和姑爷走你们的，不要管我。老爷面前，丫头自有法子对付。你们这趟出去，在外面有了安身的地方，我可以把府里的情形随时向你们通风报信，倒比跟着你们走好些。”玉姑想想，觉得这话也有道理，于是就不再勉强。

当下仍由秀香引导着他们，穿过院落，悄悄打开角门，放他们出去，说了一声“一路保重”，重新轻轻掩上门，自回内室去了。

两人出得门来，只觉天昏地黑，不辨南北东西，加之夜深露重，身子都不免有些瑟缩。曹文璜不觉埋怨道：“我原说夜里走不方便，现在怎么办？”玉姑也觉身上冷得难受，先前只想逃出家庭，和心上人在一起，就是万事大吉，想不到逃出来后竟会这样寸步难行，真是“出门一步，不如在家守

户。”但她兰心蕙质，胸中富有智谋，当下定一定神，辨清了方向，便道：“天冷风大，夜深露重，我们必须先找个歇宿的地方。这时候要投宿客店已来不及了，而且半夜三更，男女同行，难免招人疑惑，认为非奸即拐，如果被人盘问，露出机关，反为不美，只有到我姊姊金姑家里借宿一宵，明天早行。我姊姊住在北街，只要一直朝前走，到了北门，我自会找到姊姊家，叩门求宿。”曹文璜这时深深佩服玉姑有胆有识，自愧不如，当然照她所说去做，更无异言。只是天黑行路困难。太原虽是省城所在，但当时电灯尚未传入，只在通衢大道悬着只“气死风”灯笼，里面燃着红烛，照不到一丈开外，其余小巷就灯火全无，漆黑一团。玉姑小脚伶仃，在石子路上一步一跌。曹文璜无奈，只好过来扶着她走。他虽是个守礼君子，但想到身边是自己的未婚妻，既然相偕逃奔，即使未曾举行结婚仪式，也和正式夫妻一样了，就不再顾什么嫌疑。玉姑偎倚在未婚夫怀内，只觉心头热乎乎的，不但完全忘记了寒冷，而且平添了无限气力。两人穿街越巷，一直向北，走到一条小巷里，玉姑忽然惊喜地呼叫道：“好了！到了！”她扶墙摸壁地摸过三家门面，在一家门前停了下来，伸手敲门，不料门竟应手而开，原来门是虚掩的，并没闩上。玉姑忍不住啧啧地道：“姊姊好大意，连门也不关，要是闯进坏人来……”话犹未了，猛抬头看见金姑房内灯光明亮，窗纸上现出两个人影，心里暗暗疑道：“姊姊孀居，房里怎么会有两个人？”于是不敢冒昧敲房门，只在窗外叫道：“姊姊，我来了。”叫声未绝，窗上的人影便少了一个，半晌，才听得金姑的声音在房里说道：“玉妹吗？怎么半夜三更到我家里来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玉姑就把父亲嫌

贫爱富，逼她另嫁姚家，自己无奈偕同曹郎私奔的事讲了一遍，说道：“眼下夜深天冷，无处投宿，所以想在姊姊这里借住一夜，明天一早动身。”金姑在房里听了冷笑道：“你素来聪明，怎么今天竟昏了头？我们自家姊妹，你有急难，我怎会不帮忙？借住一夜打什么紧？可是爹发现你和曹郎逃走了，一定要追寻，追寻起来，第一个地方一定是我这里。你真是自投罗网！你们赶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不是我姊姊不帮你的忙，不留你。”玉姑想想，这话不错，便对曹文璜道：“这里确实不安全，我们走吧！”于是隔窗对金姑道：“那么，姊姊，我们走了。如果爹追寻到这里来，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曾到这里来过。”金姑道：“这我知道，用不着你吩咐，你们快走！”玉姑拉了曹文璜一把，回身就走，走到大门前，却又忍不住说：“姊姊，你好粗心，怎么半夜三更，连门也不关？”金姑在房里遥应道：“我忘了！你们快走，我就来关门。”

四

他们出了金姑家的门，一时茫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。玉姑想了一想道：“现在我们只好找个庵观寺庙借宿一夜，暂避夜寒风露了。姊姊的话也有道理，爹要是追寻我们，一定先到她家。可她为什么这样要紧催我们走，连房门也不肯打开来让我们歇息一下？”说着这话时，刚才在窗纸上看见的两个人影又在她眼前一闪，她知道金姑名声素来不大好，疑心她一定是有外遇，怕被自己发觉，所以不肯容留。想虽这样想，却不敢同曹文璜说。